

关注

没有终身成就 只有终身遗憾

□马识途



我这个年逾百岁的老人这次趁高铁之便,坐轮椅到北京来参加“马识途书法展暨《马识途文集》发布会”,是为了来表白我的感谢之情、惭愧之意和终身之憾。

首先我衷心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为我主办这次书法展和文集发布会,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华文化公益基金会、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参与承办和协办此次活动,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为我精心编辑出版了《马识途文集》共18卷。同时,我还要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嘉宾和朋友,谢谢你们的厚爱,并请不吝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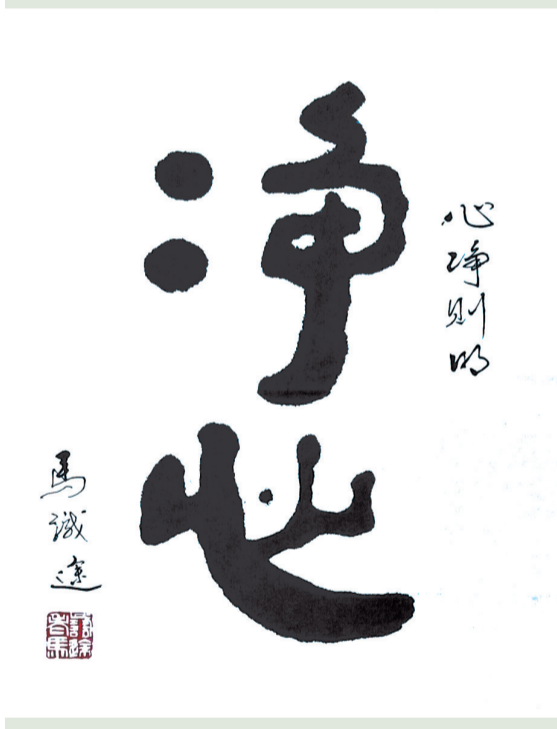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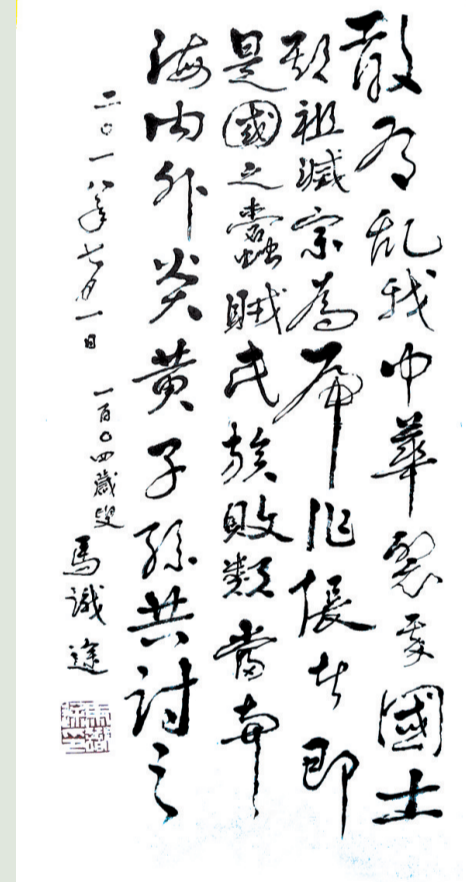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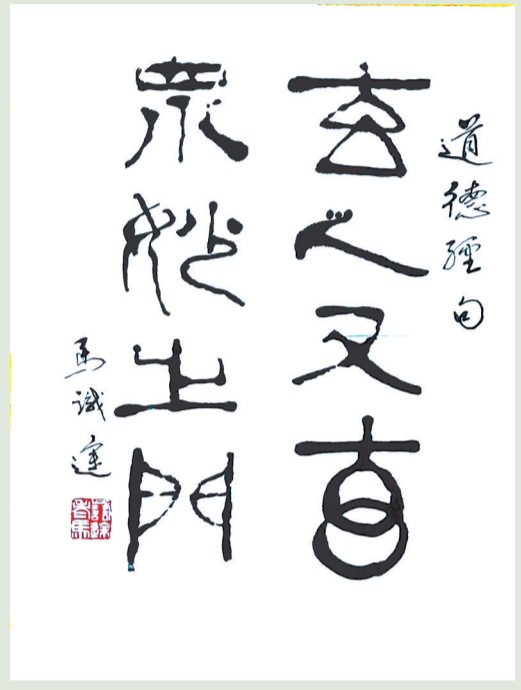
从我已出版的文集和已展出的书法作品来看,没有多少能受青睐的出色作品,只可说是没有滥竽充数,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在艺术上可称上乘之作的还是很少,至于传世之作却没有一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只能说是一个业余作家,而书法家则未敢自称,现在作品到北京来展览,我的确感到愧不敢当。这就是我要来表白的原因。

至于说到终身之憾,我深有感触。我曾被授予以终身成就奖,但我一直都说,我没有在艺术上的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为什么如此说呢?我入党80年,几乎经历了

整个20世纪,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既有波起云涌的大革命,也有波诡云谲的复杂社会现象。我所经历的各种生活,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各种波澜壮阔千奇百怪的事件和人物,这都是极好的创作素材,然而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创作出能够反映那个大时代的较好作品,那么多好的故事,只有从我的记忆仓库里淡化和消失。这就是我的终身遗憾。现在我们又面临更为壮观的新时代,新的人物和故事层出不穷,我期盼着后来的作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写出这个伟大的时代发生的新故事和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留下传世之作。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回答曾经不少人向我提出的一个相类似问题。他们说:“你经历那么多的曲折生活,承受过那么多的磨难,怎么还能活到104岁呢?”我的回答是:“乐观。”凡事要提得起放得下,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来了的总是要去的。另外再加两个字,那就是:“战斗。”在我的生活字典里,从来没有“投降”二字,即使是两次被病魔侵身,我也没有放弃。正是“乐观”和“战斗”这四个字,构筑成我的人生观,也许就是我能活过100岁的契机。

(本文系作者为“马识途书法展暨《马识途文集》发布会”撰写的致辞)



□陈履生

“荫馥堂”走出去在文化传播上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只有4万人的美国萨勒姆小镇上的迪美博物馆,正在展出与故宫博物院和美国弗利尔-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合作的“凤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艺术与生活”特展,其中有200多件来自故宫的书画、龙袍、金器、珠宝首饰、玉器、御用瓷、家具与佛教文物等,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宫廷女性的故事,并展现了她们对国事、家事、艺术的影响,是故宫服饰藏品赴美展出规模最大的一次。小镇做大事,不仅是这个相当于中国镇一级博物馆的年度盛事,而且也是中美博物馆界合作交流的又一次重要的展事。当然,就国际博物馆界的现状来看,迪美博物馆也表现出了美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实力。

对于萨勒姆小镇来说,以文化带动旅游,以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来推动小镇发展,已经形成了属于萨勒姆的“小镇模式”,而这一模式对于当前中国正热火朝天的小镇建设,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样板。迪美博物馆是萨勒姆小镇上规模最大的文化综合体,因为它不仅具有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单体建筑,而且还包括周边的一些历史建筑,它们既反映了这个小镇的历史,也表现了小镇在今天发展的成就。小镇有如此规模和品格的博物馆是难能可贵的。而迪美博物馆又因为来自中国古代徽州地区的“荫馥堂”而名声大噪。显然,原本在安徽休宁县黄村并不起眼的“荫馥堂”,因为落户迪美博物馆而起死回生,虽然漂洋过海,流落到异域,但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尊敬,成为迪美博物馆中的一件特别的展品,是需要单独买票才能参观的常设展。

2003年6月21

日对外开放的“荫馥堂”的跨国整体搬迁,有一系列的数据可以说明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200多年的历史,占地418平方米,有2700块木构件、8500块砖瓦、500个石构件,斥资1.25亿美元,装了19个40呎的货柜,经过8年时间的复建。可以想象从发现到动议中间的交涉,从村开始,如果有一方面卡壳,都不可能实现。拆在异地,建也在异地,其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更了不起的是资金的筹集。这不是政府行为,对于小镇上的博物馆来说,能够募集到相当于8亿人民币左右的资金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由此我想到离洛杉矶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圣塔安娜市有一座1936年建馆的宝尔博物馆,2007年扩建了用于六年级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特别展厅,而此前对此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后来,由华裔董事长主持的董事会决议,代表哪个国家的一方最先筹得资金,就建哪个国家的展厅。董事长刘秀枝筹得1500万美元,完成了心愿。而“荫馥堂”的主事者并非华裔的中国艺术文化部主任白铃安。无疑,关于“荫馥堂”,当年的决策者、资助者、实施者都是功不可没。

迪美博物馆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建筑在美国获得了特别的尊重。“荫馥堂”有着非常曲折和丰富的故事,今天再去思考还是能够发现一些新的启示。作为迪美博物馆的一个展厅的荫馥堂,矗立在博物馆的一角,堂堂正正,原

汁原味。如今的“荫馥堂”好像是嵌入到主体建筑之中,而从博物馆背面的街面上看,“荫馥堂”又是一座临街建筑,地位显赫。因为它临街而改变了这个小镇的城市景观,突兀地出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徽派建筑。好在这里本来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汇之所,不过,那些建筑都是欧洲风格的,现在多出来一个另类的“荫馥堂”,人们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反感。

“荫馥堂”在迪美博物馆的地位非常突出,作为该馆的一个重要而特别的参观项目,美国的观众和西方的游客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深邃,尤其是能够从中认识到徽派民居的风格和基本的格局。而中国的观众在此不也是陡增自豪感,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华侨,在这里也是补课。“荫馥堂”走出去,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荫馥堂”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在八代人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当中能漂洋过海,重新落户,以一种新的身份光宗耀祖。

就建筑本身而论,相信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解读。而在博物馆中作为展品和展览来看“荫馥堂”也会发现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内容。这里不仅保留了一所完整的安徽民居,还保留了民居中建筑之外的全部内容,从家具到陈设,还有一些墙面上的写画所表现的时代烙印,特别是陈设中有关竹器的方方面面,非常之全

面,囊括了民间家用竹器使用的大致情况,从大到小的各种用具,各种品类,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完全是想象之外。如此一个完整的竹器品类安置在一个家庭中并作为博物馆的形态出现,这在中国可能也很难看到。因此,当我们从整体上来看“荫馥堂”,或者跳出“荫馥堂”的概念,仅就竹器方面来看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一方面创造,可以说“荫馥堂”的另类展现,是出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的,是始料未及的。显然,这其中可能掺杂有来自于不同家庭的一些用品,因为如果是“荫馥堂”一个家庭的竹器有如此之数量,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作为博物馆让它集中来呈现,则是非常好的一种创意。

因为“荫馥堂”和中国民间的传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紧密的关联,而用博物馆的方式把这些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中国的一些博物馆比如与之相关的安徽、江西的各级博物馆,可以借鉴。而作为观众,如果在“荫馥堂”慢慢去看、去品的话,可能会看出其中的各方面丰富的内容。而实际上对很多参观者来说,尤其是对美国公众来说,只是过客,匆匆看过,可能并不在意这些日用品内在的意义,也不在意它的各种编织的方法,甚至不在意它的具体用途,以及如何使用,只知道它是一种器物,更多的是如今在博物馆中的一种装饰,正好像出口处那个回收解说的篮子一

样。至于干什么用,好像并不重要,在这里,它只是“荫馥堂”的一个极小的、甚至是忽略不计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在建筑之外,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构成“荫馥堂”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荫馥堂”还有很多话题。比如,它在迪美博物馆的入口,是从侧面,而不是正门,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当然,博物馆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限制,会有一些动线的安排。如果能从正门进入就更完美了。还有正厅的陈设,现在比较杂乱,显现出破败的景象。中国人爱面子,厅堂都很重要。再穷,厅堂也要收拾得干干净净,也要陈设比较体面,不怕旧,就怕破。现在的厅堂里面好像是保存了拆迁过来的原状,本意可以理解,但是,不尽完善。作为八代人的“荫馥堂”,“荫馥”是承续了祖上的余荫,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博物馆的展示,应该更全面地把徽州民居的特点以及它的文化内涵,包括“荫馥堂”历史中最核心的内容展现出来。这样可能更便于外国人了解徽文化的历史以及传承。比如徽州人家的厅堂中一般挂的都是祖宗像和对联,相应的是贡案、八仙桌椅这些基本的配置。这些家庭文化特色是和建筑相关联的,是一种空间文化的传统。无疑,美中不足所表现的是美国人的局限性和文化上的差异性。

视觉前沿